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考卷八

寧宗

嘉泰三年

癸亥

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

壬午置湖南谿洞總首

戊子龍州蕃部寇邊

掠大崖鋪二月庚申夜陷濁水寨執知寨范浩屠其家蓋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興州帥吳曦命王

鉞李好義討之七月鉞命好義等以選士二百人深入已卯晚渡大魚河庚辰旦蕃人望見官軍即走入箐官軍追之斬八級蕃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焚其部帳蕃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日晚好義等僅得濟河翌日辛巳還至濁水寨壬辰蕃人約降制置司不敢決八月丙辰以其事申樞密院大畧謂不即受降恐失事機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未報制置司恐蕃人再入九月戊辰以便宜檄都統司納

降仍再申密院大畧謂若更遲延恐蕃部生疑兵連
禍結亦未得旨

甲午張巖罷

丙申陳自強兼參知政事

丁酉雷

戊戌幸太學武學

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
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

恩賜帛有差

袁說友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自乾德己未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是春
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為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強以
樞長兼權俄又除說友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
自強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孝
友婁機樓鑰亦三員遂為故事

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

伯壽以老病不能拜辭不拜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夔州

二月乙巳冊皇后楊氏

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再竄王德謙於新州

是歲八月死於貶所

三月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

無為軍李運言兩淮鐵錢交子利害詔戶部相度以

聞尋以有司言宜置官講求會子鐵錢利害詔戶部
併行相度 四月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
命轉運司收民間鐵錢

久雨

丁丑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乙酉幸聚景園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福州言瑞麥生

乙卯徽宗孝宗玉牒光宗實錄成

按本紀當為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實錄此

文有悞

陳自強等上進

五月戊寅陳自強為右丞相

自強既拜首除蘓師旦定江軍承宣使時又有周筠者本韓侂冑家蒼頭亦冒以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又有李士謹者初為侂冑直省官亦用事侂冑敗師旦處斬筠士謹俱

沅嶺南 李心傳曰在京職事官俸甚薄宰相不滿
四百千下至寺監官纔五十餘千都城物貴不足於
用歲時節序浙路諸州皆饋酒率鬻之以資費獨宰
執臺諫不敢以壺酒饋由是為臺諫者極貧淳熙中
王牧為監察御史月俸六十緡其兄將遣女議月以
十緡助之迄不能也外方牧伯一或陰致饋聞於當
路則公議騰沸斥罰隨之矣如夔帥銀黑白鉞淮東
總領金注椀之類是也自侂冑用事賄賂盛行四方

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為訝其所用如
陳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是時饋
酒於宰執臺諫之門率以千計久以惡其鄭重則又
折以錢故一為臺諫者皆致富有某路某司吏余舊
使令也一日枉道來拜自言南士持節者俾之入都
問之曰某官令押信匣大小五百七十枚求茶馬耳
余甚駭之且不信居數月果報權牧之命某年某月
也

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不雨

庚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釋杖以下囚六月己酉降

大理三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秋七月辛未造戰艦

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

壬午罷三監鑄錢

同安漢陽蘄春

白虹貫日

癸未禁抑納逃賊

降旨江浙州縣

乙未上光宗皇帝徽號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十

一月壬申上冊寶於太廟

八月戊申置四川提舉茶馬

二員分治茶馬事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

乾道中自都官郎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
統制每妄殺人孝宗知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
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為集英殿修撰奉
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
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曦為殿副二人不
相能總每丐任使曦數陰沮之總無以為策時胡大
成為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
舊例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

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復衆朝廷
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於蘓
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
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
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
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茗司損其直
故以駕駟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
踰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侂冑見之立語少頃又

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畧以為茶馬司所發綱馬全
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
令二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二年八月丁未也後
四日遂命直秘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
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即日以
秦司屬官印視事於其宅又以逐吏稍緩私遣御前
軍二人至成都府捕胥長以來自紹熙末茶使視事
皆申知制司總以身為從官用故事不復闕白制使

謝源明怒會得邨吏罷報即追還逐人械所遣二卒
還軍中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義烈廟初成
總身至武興以謁廟為名與曦樂飲結驪而去輅至
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深蕃道梗難猝致為詞馬
輅果子後為殿囁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
通治茶馬事

甲子詔比較瘐死囚

詔刑部歲終比較其數而殿最之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

壬申立莊文太子後

孝宗之長子鄧王惻也立為皇太子而薨無嗣至是

立宗子希璫為之後

按本紀作希璫

更名搢授右千牛衛大

將軍 明年二月丁酉置小學教授

癸酉禁毀錢改鑄

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為銅

冬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命閱民兵

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丁未大風

戊申龍州蕃部降

李蒙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濁水源穀子隴下守臣楊
熹委江油令馬崇謙與王鉞往受其降蕃人獻六牛
為禮庚戌制置司被旨以蒙大元係漢人竄入蕃界

結誘侵犯罪在不赦即與文州蕃部不同甲寅制置
司復奏蕃人服罪投降儻於此時沮卻恐獸窮必噬
反生後患明年正月壬申得旨許之制置司先奏蕃
人開展封堠約三百里及獻水銀朱砂窟一處既遂
言此皆蕃人養生之具恐難遽受又慮別生希覬引
惹邊釁猝未寧息乞賜給還蕃部亦許之於是犒蕃
人錢引七百銀梳三將士皆受賞而歸留大軍二百
五十人屯濁水寨通舊為四百五十又乞籍定寨夫

官給軍器五日一閱及於乾坡漁溪濁水三寨之側
築小堡三十徙並邊民戶口二百四十往居之乾坡
寨在平地中無險阨王鉞又請於其前築水確山寨
以為戍守之所朝廷皆行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十一月甲戌日南至祀天地於圜丘

按本紀祀天地在乙亥

是歲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星宋星

赦天下

癸未大風

已丑更選人改官法

言者又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為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木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蹇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謂使其律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為之動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畧可見詔吏部

長貳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由適兼
尚書乃奏乞歷上二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
主二員若係舉主闕陞人更減一員開禧初言者又
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
守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等
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

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培克

是冬金國盜起

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權場朝廷聞其事即起參政張巖帥淮東樞密程松帥淮西蓋以巖揚州人松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侍郎邱宙守四明以防海道起大卿辛棄疾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於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

奕為荊鄂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奕言世將家皆為戎帥時松及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叔似而叔似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侍郎宇文紹節代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棄疾以次對守京口起資政趙彥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欲行乃命宦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其開邊釁蓋自此始

是歲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朝廷雖有指揮然遠方自如明年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迓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綵書籍藥物計之所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鄰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趙漕自成都運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

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逐公用水腳之費
各司為數千萬緡舊無所謂壓境錢者謝源明始創
之趙元不離城中而亦受壓境錢茲又可笑也建康
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戎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
內鑰匙宦者與焉每歲時留守按行殿中宦者輒置
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於賓位陳正獻公為留守亦
去之其後范致能還復其舊

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

以見管實數申尚書省 是秋王勲以潼川府路轉
運判官移本路安撫知瀘州而張演代勲為小漕勲
晉原人與演居同郡先是演之子紹曾監利州贍軍
酒庫演屢以舉削懇於勲不許會勲為其子什邡丞
駒干西憲傅伯成舉削伯成荅云此削總卿以囑利
州張監庫業既許之若能舉張則可奉薦勲喜即命
吏書紹曾奏牘且急飛書報演已而知伯成所屬乃
監利州大軍庫張燦非紹曾也遂亟更奏牘演以為

狎已大憾之及受命不竢迓者徑行勲亦遽歸遇於
近郊相見寒暄而已勲將去以漕司所積羨錢十萬
緡入備邊庫言於朝演言自備邊外漕司可支者纔
為錢十四萬餘緡而欠川廣兩總司錢甚夥臺諫不
直勲四年正月壬辰有旨成都轉運判官趙善宣究
實趙言前知遂寧府於漕司為所部有嫌勲聞之自
言所欠兩總司綱運自有列郡未撥窠名非漕司錢
也戶部以勲為是符演管催撥欠而已趙漕章未報

六月勲以病卒於瀘既而趙漕移西路李揆代之按
驗以勲為直制帥程松上其事演時已罷又坐削二
官焉

初以諸司官理通判

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考理當通判時張孝伯之弟
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
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
漕幕擢守大寧蓋用此例

嘉泰四年

甲子

春正月乙亥大風

庚辰貶內侍甘昺

以罪貶信州居住昺昇之弟也上過德壽宮昺與有

力焉頗貴寵

癸未日中有黑子

辛卯雷

壬辰雨雹

西浮洞逃軍為亂

破文昌縣廣西經畧司以為言遣兵討平之

是月盤量關上積糧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率全其扁
鑰以相授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
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
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並特免
時陳旌總賦遂降度牒貳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
填焉

辛棄疾贊開邊

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韓侂冑大喜遂決意開邊

二月壬子蠲臨安府逋負酒錢

六萬緡

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法

庚辰夜有赤氣亘天

三月丁卯臨安府大火

其夜二更後行在糧料院後八條巷內右丞相府吏
劉慶家失火自太廟南牆外通衢延燒糧料院及右
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敕院檢正房左右司諫院
尚書六部惟存門下後省及工部侍郎廳次燒萬松
嶺清平山仁王寺石佛菴樞密院親兵營修內司泐
燒至學士院內酒庫及內中宮門廊屋殿步司諸軍
官兵連夜救撲火勢未已有旨宣殿步司諸軍分撥
入內併力救撲諸班直禁衛等內百司百官守局時

宰臣執政太師韓侂胄皆在太廟指揮步帥李郁用心竭力救撲不得燒至太廟侂胄以重賞許諸軍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廟廊屋祖宗神主冊寶法物皆移寓壽慈宮仍開候潮門宣入殿步司城外軍兵救撲是夕百官之家皆往都亭驛避火火及和寧門外焚祔子門戊辰旦和寧門鳩吻上火忽起殿前司中軍第二將搭材隊白身効用張隆用飛梯登門騰上屋脊持短斧擊鳩吻碎之煙遂熄詔以隆為承信郎

殿前司準備將賜金十兩紡絲二疋侂冑又賜隆金
七兩時火西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
上及七寶山一帶所焚居民甚衆至未刻乃滅有旨
抄割被火及毀屋之家人賜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
之許從便暫往城內外寺院居止三省樞密院及陳
丞相家皆寓都亭驛六部寓傳法院已巳御前喝賜
諸軍犒賞執政以下欲車駕過壽慈宮不果出是日
太皇太后生辰免過宮上壽詔商販竹木令兩浙轉

運司免稅兩月已刻用禁衛園子送祖宗神主再還
太廟庚午御筆回祿為災專戒不德可避正殿令學
士院降詔罪已癸酉詔曰朕焦勞庶務宵旰十年臨
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堅冰之懼皇圖增壯甫還昔
日之觀回祿降灾復值季春之月屬乖撲滅驟致延
燒亶荷眷於三靈迄鞏安於九廟奈民廬之焚燬暨
宮寺之蔓延厥咎何繇繫予不德退省菲涼之質敢
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側身

而修行聿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輔助冲
之不建庶銷譴異式迓休祥於是特進右丞相祁國
公陳自強引罪避位䟽三上甲戌御筆回祿為災延
及宮寺卿當輔朕講求闕政以答天意卿欲丐去朕
何賴焉老成重德中外具瞻仰體至懷毋復有請自
強乃率百官拜表請上御正殿曰沴雖作於鬱攸咎
實因於黎獻諄諄出出本微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
秉謙光之德赦百辟瘵官之罪下十行責已之書萬

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安之如故神罔時
恫顧黼座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
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灾降於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
白鶴蓋因貴近之遊藝北寺之黃門乃示極陰之變
上帝警具寮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
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自強等三上表曰惟我
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尚赤闕伯配炎精之祀既主於
辰商人閱舊釁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難逃於已定弭

灾惟取於交修就令入奏於延英曷若會朝於北禁
許之先是二月庚申夜有赤氣亘於東北隅太史局
言應在魯徐分野至是火乃作於都城丙子侍御史
陸峻言鬱攸之變起於民居三省六部所存無幾迫
及太廟侵及宮城都民驚駭宗祏震動此豈盛時所
當有哉以人事觀之四方刑獄動經年歲奏案不下
京都貪墨之吏雖以罪去不傷毫毛恩賞貴乎平今
則惟勢與力是專刑法貴乎當今則惟勢與力是命

將帥行一切之政守令求利靡有或遺此皆不當乎
天心者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枚舉而更圖之時知臨
安府王兩浙轉運副使陳亦待罪詔放罪而步軍司
統制統領官何汝霖等七人以救火之勞各進官一
等吳覲等十八人各減二年磨勘已而府尹言劉慶
是日他出其女遺火而鄰人張三潘乙不即救護詔
慶杖脊鄰州編管慶及妻王與二鄰人皆杖一百
而慶與王以老聽贖云 嘉泰失火

按所紀與上臨
安大火之事為

一條而復冠以嘉泰失火四字於
文為駁蓋亦雜引他書所成耳

陳自強為右揆火

及其府主帑吏請莞鑰於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
能言由是囊橐無孑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
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可謂號令不肅衆謂
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搬
擔仗遂失一金注椀衆愕而退事定韓侂冑謂羣公
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須少助之於是侂冑首
遺萬緡諸公賂遺踵至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

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為之賦曰公議不明臺遂焚
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
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

壬申禁質賣軍器

辛巳立添差及祠廟限員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度純隊法

甲辰許及之罷

賑恤江西州縣水旱

乙巳費士寅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
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詔革選舉弊

詔曰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權要之臣徇私
撓禁請屬干奔競日滋寒畯見遺乃者訓勅屢申
曾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儆中外其有輒遣私書及受
私書不以聞者重寘於理毋貸

殿前司兵關

軍士與巡檢司卒鬪擊破民家詔捕之主帥以下論
罰有差

五月乙亥詔舉將材

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追封岳飛為鄂王

此寓開邊之意

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雄効

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

實上其數於樞密院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十一月庚申令諸州置招軍簿 明年三月以淮西
安撫司所招軍為強勇軍

是日韓侂胄卻生日賀儀

先是慶元三年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
上禮為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
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預為
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桌十位衆已駭之權工部

尚書獻真珠搭擋十副光耀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
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書生
無以為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
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慙沮至是韓之書表司準
本使太師郡王鈞旨十月五日生日所有諸路監司
帥臣州郡賀禮書信依年例並不收受如是送到定
行退回仰進奏官疾速徧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却却四
方之饋未有自奏邨行下諸路如此者蓋僭也開禧

三年侂冑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
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
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
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筭

壬寅集議裁抑濫賞

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 八月癸丑詔自今以恩
賞進秩歲毋過二官

壬子核諸州椿積錢米

詔諸路監司覈實上其數於尚書省

秋七月不雨

甲子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及諸路決繫囚戊辰
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己巳命諸路提刑從宜斷疑獄
蠲內外諸軍所負營運息錢辛未蠲兩浙闕雨州縣
逋租

戊子修保伍法

命諸路提刑提舉同措置 開禧元年七月詔諸路

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八月己亥皇帝玉牒成

陳自強等上進

甲辰賜范祖禹謚

曰正獻

癸丑蠲紹興府民身丁

詔攢宮所在民蠲身丁錢絹綿鹽 丙辰除靜江府

昭州折布錢

戊午張孝伯罷

九月丁卯更定捕盜改官法

有司以為請詔侍從集議
明年正月重定選人捕
盜賞為二等

冬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

十一月己未朔詔便宜發廩

兩淮荆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即日
以聞

壬申白氣亘天

十二月癸巳詔宰執復兼國用事

詔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專總邦計故能周知源委出入有常今之財賦各歸戶部而事權散紊不復相通有司出納莫可稽考吏或苛取重困吾民朕嘗有意變通比覽臣僚奏疏因思區畫其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顯

其職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
庶幾名實不欺用度有紀焉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
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 明年二月癸丑詔國用
司立考覈財賦之法於諸路轉運司 開禧元年七
月韓侂冑兼國用使

己亥詔改明年元

壬子禁州縣挾私籍沒民產

按本紀
在壬寅

甲辰再蠲臨安身丁錢

三年

是歲有旨六部架閣非闕官勿除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今金耀無復曩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刪學官之選近歲滋益輕至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至是有旨非

闕官不除 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陳自強有舊至
是入都見自強求為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豈
不知近者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為之踟躇後旬日
竟除掌故或疑其由他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
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即座
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晃
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貺比所請不
遂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

緝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 嘉定八年七月又

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總所拘監司算綱運

嘉泰四年刑部員外郎劉述提舉江東常平公事坐
事免去而湖廣總領吳旰申省云述欠本所綱運甚
多請留之打算述舟行已到鄂渚朝旨下旰移檄追
還此亦頃所未有述成都人淳熙七年初改京秩以
試中大法趙丞相用為評事蜀人鄙之鄉會斥不與

未兩月黜知雲安縣通判施州恭州崇慶府慶元末
知廣安軍用李銳事迎合袁說友以此得召說友罷
述亦坐黜議者頗指銳事為言云方銳之敗也先籍
其家得法書名畫珍寶之物甚衆其後制司始遣官
盡拘其所有吏因為姦隱匿復不少計其貲猶直二
百萬緡焉

開禧元年

乙丑春

正月癸酉初置澈浦水軍

丁丑詔以隸殿前司

壬午雨雹

賜蘓洵謚

曰文

二月丙午蠲臨安酒稅錢

積欠十八萬緡有奇詔蠲之

乙卯雪

竄翁點

坐與察官交章也以朝請大夫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追三官送新州安置先是楊輔自潼川召歸至夔門引疾不進上奏乞祠且移書用事者力言兵未可動拂其意乃進職二等為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去年冬十月乙未也於是監察御史徐枏劾輔實不病復奪所進職罷祠公論大不予時劉起晦除秘書省正字甫數月枏又劾起晦頃宰貴溪曲法沽譽有罷相位而過邑者起晦率士人百餘輦欄幙遠迓且為不遜語此十目所知也枏所云指趙忠定也起晦繇

是罷去時十一月丙戌也點與柵頗厚使人諷之柵不樂十二月壬寅有旨召點赴行在柵遽劾點貪黷嗜進民詞則捲官券數千而獲判臺餽則較肉餅二事而責償言多類此疏入遂寢其命今年正月己卯也點聞之上章自辨首論察官為內臺刑獄之官為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泯沒而不與之直次論柵私託不行所以貽怒者數事其末乃云侍郎楊輔秘書劉起晦二人者皆今之望人也方藉以

為國家元氣楊輔召來已到夔府值漲未能出峽起
晦與徐枏向來同時作縣相鄰職事相關一旦報怨
併及二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其與枏有
平昔之舊遂宛轉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韓侂冑
見其章大怒陳自強退而批旨云臺諫乃耳目之寄
朝廷紀綱之地翁黜輒於奏牘妄肆詆訶以泄私忿
遂有是責黜尋卒於貶所人皆傷之二人皆莆田人
點乾道二年進士乙科起晦復之子淳熙五年進士

乙科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辛未申嚴舉子令

申嚴生子棄殺之禁仍令諸路主管常平官月給錢
米收養之

癸未費士寅罷

士寅既驟貴及為樞長韓侂胄將用兵士寅心知其
難而不敢顯諫會興元帥趙介死侂胄欲以士寅鎮

興元為宣威之漸以微詞諷之所答不酬侂冑怒先是士寅有疏屬曰費某家貧遠客士寅館之府第其後稍為姦利士寅殊不知會蜀人有行錢三百千從堂中干軍壘者命既出費某盡有之同館者分金而不得大喧李大異時在鳳池嘗偕數從官入謁學館與賓次近具聞其言至是大異持此劾之併及餘事侂冑密示其章士寅乃求去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於是眉人朱不棄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為

鄧友龍所厚士寅臙舟北關外急招之謂曰士寅此
出未知何以得罪於師王欲干侍御一詢之庶知過
而改耳又慮大諫攻擊未已此職名未可保全望侍
御留意不棄去為友龍言之友龍大笑曰知樞密院
事尚失之職名何足較然李伯珍再入文字必與友
龍商權可保無他即移簡侂冑言之侂冑答曰亦無
它第前日嘗面諭令往興元乃不承當耳明日不棄
以告士寅士寅悵然曰此士寅愚暗之罪也前此師

王第言漢中要地須一重臣鎮撫若士寅請往即豈
敢自謂重臣耶幸多謝侍御及師王侂冑聞之意亦
解及兵事起程松為宣撫使乃徙士寅潼川踰年潼
川大火因請祠去加大學士俄起知瀘州諫官論其
宿負罷之然其自為右史至執政適當偽學之旤往
徃因事救解侂冑頗從之當曦變時士寅適家居不
與其事蓋始終全福者

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劉

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

以代李奕也邊事既起初命奕代鄭挺守襄陽至是奕自江陵副都統改鎮江都統而以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辛丑日中有黑子

甲寅流武學生華岳

坐上書諫用兵送建寧府編管

乙卯大風

五月己巳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毛自知等四百三十有三人及第
出身有差 自知對策首論宜乘機以定中原因擢
為魁嘉定改元三月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以首論
用兵也

復淳熙薦舉改官法

本末詳見慶元六年十月嘉定三年十一月 李心

傳曰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
意汨之耳開禧末李仲衍為益部刑獄使者有舊舉
將之子以職司狀為請仲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興
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
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為託者仲衍報之曰
令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戒亦將舉之如有不然有所
未可嘉定初余弟仲貫甫自著作補郡將行面白諸
公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繼除江東副

漕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論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通博易納賄謝又罪之大者故不復論

乙亥立皇子

詔曰朕惟親親人道之始而尊祖睦族禮所以嚴宗廟重社稷也二帝三王之隆靡不由之威武軍節度使衛國公曦藝祖皇帝十世孫也自幼鞠於宮中端重聰哲凜如成人日者從游資善博親義理之訓益

茂溫文之德望實之美中外聳聞朕承先帝洪業夙
夜祇畏懼弗克任歷日彌長而國本未立謂天下何
若稽嘉祐之宏模爰暨紹興之令典有司攷禮正名
朕將遵而行之其以覲為皇子進封榮王

是月金人來責渝盟

以邊民侵掠及沿邊增戍為辭

六月罷廣東稅場

八十一所

戊戌命教閱禁軍

令諸路安撫司任責

庚子以程松制置四川

辛丑鄭挺罷

挺時為淮東安撫坐擅納北人牛真及刼漣水軍事

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乙巳吏部七司法成

陳自強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明年三月領行
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六月壬子宰相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用本
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故有是命尋詔侂胄立
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國朝舊相特命
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旦以首相
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

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呂文靖公夷簡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許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彥博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公著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

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
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冑將拜平章儀曹蕭景
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
用申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
尚書省印亦納於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知
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為侂冑第又議仍
給節度使俸侂冑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侂冑
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禮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

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丙辰蘓師旦建節

除安遠軍節度使領閣門事

丁卯詔舉將帥邊守

侍從兩省臺諫在外待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將帥邊守一二人

戊辰贈趙汝愚官

為少保

是月不雨

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及諸路決繫囚
八月丙戌蠲兩浙闕雨州縣贓賞錢

置資善堂講臣

直講說書各一員 直講以命鄒應龍皇子之未王
也應龍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說書以命
張聲道時太子初就傅諫議李大異建請增置講官
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為名從之然嘉祐間英宗止除

防禦使故宮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為稱自紹興初
已置資善堂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
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大異失於討論也

八月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守揚州

自殿前副都指揮使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是月封贈劉光世宇文虛中

光世鄜王虛中少保 開禧用兵韓侂冑欲風厲諸

將因光世之孫伯震有請遂封王既又封岳飛為鄂

王

按飛封鄂王已見上年五月據此文又似在封光世之後必有一悞

中興諸將至是

畢王矣

閏八月戊午編斷例

自隆興以來二年八月書成上之名開禧刑名斷例
癸酉罷遣應制科何致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
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耆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為部

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為郡守陳績館客績入為
司農丞薦致於劉德秀德秀亦喜之時李壁為禮部
侍郎劉師文為工部侍郎德秀率二人以制科薦於
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歲東陽杜福遭憂不
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屢懇於壁壁以
為狂笑不顧致更禱績績即以德秀意為蘓師旦言
之韓侂胄不得已於德秀為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
權中書舍人易紱繳還致大憾乃以劄子白廟堂謂

言詞多取憎疾必觸忤報罷乞寢已降召試指揮且
謗紱不已時鄧友龍方得侍御史俄而紱除右司諫
友龍先為修注以嘗論謝深甫二子出身紱亦恨致
因及之友龍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讎一布衣何示
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得論之明日
相繼求對紱論二謝駁放出身友龍論致進卷詆誣
伊尹罷歸致亦登侂冑之門友龍無以為罪故摘致
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陵犯

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歲致以吳獵薦再召正言鄭景紹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

戊寅欽宗玉牒成

韓侂冑等上進併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

庚子詔賊吏追還所受贓

如舊法

庚戌大風

冬十月甲子汀州獻瑞麥圖

按本紀作江州

時歲旱守臣陳鑄更圖瑞麥以獻詔奪一官

庚午復置和州馬監

十一月乙未申嚴告訐之禁

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

癸酉詔永免二浙身丁

前三日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卹之政詔

曰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二浙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租賦之餘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爰敷曠澤庸示至懷兩浙路身丁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明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紬綿李心傳曰大抵丁錢多偽國所辦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戶長保正雇錢復不

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四
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
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
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
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
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
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
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也民安得不困乎余

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委顧以趣辨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

戊寅韓侂冑挑金使

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來年正旦韓侂冑平章軍國事欲開邊釁命鄧友龍以給事中館伴之傑入見容止倨慢持國書逡巡却立若將要上為起者閣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不平俄贊者唱云躬身立躬字金主父嫌名也

金主父顯宗名允恭

之傑端立不動

侂冑遽前奏請駕還內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

魏了翁時

為館職所言如此但與閤門詔相差誤乃當時諫疏中略及之偶未詳耳

朱質時為著作

郎上書乞斬金使侂冑雖不從猶罷其天竺之游明年春北使既去友龍坐貶秩而質除諫官及嘉定再和二人踰嶠蓋以是也 孝宗實錄淳熙六年十一

月乙亥樞密院言盱眙軍申泗州牒金國完顏亶已追謚閔宗皇帝升祔太廟所有廟諱及同音字並合與回避詔下有司照會以此例之則躬字亦合與避

而不避者侂冑欲以挑金也

是歲厲仲方造戰車

中郎將厲仲方者為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
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
敗敵於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真里賦國來貢

獻瑞象

賑諸州水旱

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命賑
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考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承厚

謄錄監生臣任溥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考卷九

寧宗

開禧二年

丙寅

春正月雪

再給軍士雪寒錢發米賑濟貧民

乙未增太學內舍員

為百二十人

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

更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乾道間孝宗嘗命輔臣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已侂冑將用兵既復故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募人陳遺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歲賬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遭掊取之害侂冑誅亦廢

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

案侂冑傳薛叔似吳曦程松鄧友龍之命徐邦憲之罷俱在四

年開禧僅三年而改嘉定

蓋傳誤也本紀與此同

以吏部侍郎為湖北京西路宣諭使叔似之使也韓
侂冑以省吏二人屬之鄧友龍又屬臺吏一人叔似
皆以為本司點檢文字兼準備差使待之如僚屬及
德安圍急守臣李師尹來求援而叔似帳前已無兵
可遣不知所出會立春節諸僚共過總領官項某計
事而鄂之營妓方迎春以來其前馬者有宣撫司親
軍衣號在焉人言籍籍曰德安危在旦夕盍輟是以

解圍乎幹辦公事朱不棄聞之即檄州按其事乃知
皆三胥所遣也因白叔似送州獄鞠治項聞其至拂
榻待之項時兼知鄂州俾錄事參軍往伴治具如大
賓客之儀詰朝宣撫副使陳謙具公牘云軍事方殷
望令以功贖過叔似亟出之未幾二宣撫皆罷不棄
亦坐罪免良可憐也不棄眉山人父時敏仕至太常
少卿不棄以父任入官舉進士不第王寧總蜀計不
棄以客從文州羌掠省地郭杲與寧不叶多調兵以

往期以轉輸困之久而乏糧郡欲增其直寧靳不予
不棄馳至問曰此去軍前幾何曰百里糧之直幾何
曰每石五千脚乘四百不棄曰去郡五十里有居民
乎曰有之不棄馳往下令增為五千二百鄉民聞之
爭來求售而脚乘亦減半事遂集三省樞密院激賞
庫舊以武臣莅之多所亡失乃詔更用文臣不棄在
選中叔似為國用司參計官方被旨鈎稽四總領所
上計賬文山積患之不棄曰此易耳當為侍郎觀之

撮其大綱不過數幅紙耳叔似初不然之

按此條文義未足似

有闕文

己酉雷雨雹

辛亥禁毀錢為銅

詔坑戶毀錢為銅不以赦原仍籍其家著為令

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

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蠻也與碣門寨纔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蘆里者

本隸榮經縣之侯賢鄉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碣門
而蕃人時至碣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輻輳焉乾
道六年春正月二日夜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碣門制
置使晁調成都眉邛三郡禁兵三千往討之壬戌深
入沙平蕩其巢穴而官軍輕敵賊勢復振又調漢兵
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享親往多功

地名在雅
州西四十

里距碣門
亦四十里

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享止之宣撫

使王公明聞之以便宜罷守臣程敦古而遣通判邛

州陳澥持榜至礪門約回部族二月辛卯蕃人聽命
自是捐胡蘆里之稅與之而沙平悉為蕃人有矣景
享開封人敦古眉山人澥嚴道人也淳熙十二年左
須蕃人楊出耶者復因沙平以叛土丁殺其徒二人

二月壬申出耶遂犯木頭寮

今永寧隘在礪門寨東北二十里

焚掠

至始陽鎮

鎮在礪門東二十里

郡以所殺骨價償之蕃人乃去

紹熙五年九嶺蕃人又因沙平以叛十月辛丑土丁
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閉禁門者月餘蕃人糧

盡乃就降有高吟師高阿保者奴吉之族也二人爭
為長雄阿保嘗賂制置司幹辦公事黃大全求蕃官
名目大全白簽廳給帖與之吟師心不平去年瑞慶
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域所得銅鑄金飾孔雀獻於
朝援例求蕃官名目守臣蘇肅之懼其邀索不已勞
而却之吟師忿怒乃糾前後費楊二族蕃人攻廬山
後峽殺戍兵擒隘官而去今年正月也二月戊午又
焚前峽三月甲午進犯碣門知寨曹琦斷其橋蕃人

不得歸大肆侵掠制置司委盧操權知寨調卽漢彭
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往討之丁丑
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夔嘗
獻安邊十策故首用之既而作檄諭降其詞俚拙吟
師得之笑擲於地四月壬子師夔率兵次始陽鎮蠻
人懼欲求和寨將彭安不可議閉禁門以困之蕃人
怒己未攻禁門又掠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屈
彥言於知寨操曰賊今無備第開禁門沙平可入也

操曰上司止令防遏耳安得生事己未師變見事急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翌日賊焚碣門官軍失利義勇軍準備將張謙戰死庚午提刑劉崇之智夫乃自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往討之五月乙未罷知雅州蘇肅之同知州張師夔而以通判遂寧府馮愉權州事命本州推官李爽於碣門築婆溪創築新寨又命宣撫司準備差遣王好謙興元後軍統領王鉞往軍前節制是時官軍前後至

者已六千人土丁及兩寨巡檢之兵亦不下千人盡

駐尼陽關

在碣門之東五里

而節制居始陽鎮

去碣門二十里

庚子

王鉞自始陽耀兵入碣門蕃人乞還所掠鉞以甘言誘之蕃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鉞又遣人說之吟師乃出鉞即揮文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凡六十三人

皆酋首也

按高吟師出降事又互見本年六月綱內

二月癸丑夜壽慈宮災

前殿火逮曉始熄於是太皇太后復歸大內甲寅詔

壽慈宮遺火由朕涼德以至回祿為災上驚慈闈可
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太皇太后過內
中朕連日奏請乞不須還宮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
允自是車駕月四朝焉是日太皇太后有旨一行物
色並般挈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丙辰正侍大
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回等三人各降二
官以遺火自効也戊午太皇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
火一行人並免根究日下疎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

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枏奏內使王溶等三人各降
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
資己未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
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

久雨

丁巳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疏決繫囚

己卯復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丙為宣撫副使欲鑒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韙之 四川計司舊

屬宣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久秦檜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按劾於是計司拱手及安丙為宣撫薦陳咸為

總賦陳咸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
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允引事
稍有違言咸不敢校也少監王釜代咸總計先請於
朝尚書省勘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前降節制財
賦指揮合行釐正於是二司始忤未數月二人交章
乃移釜湖廣總領 四月以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
使

甲午鄧友龍宣諭兩淮

丁酉詔監司行部理因如五月之制

己亥幸聚景園

從太皇太后遊幸

乙巳錢象祖罷

責其懷姦避事也後二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張巖兼知樞密院事

己酉徐邦憲罷

自知處州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待御史徐

桡劾罷之

己未雅州蠻焚碣門寨

詳見今年正月

夏四月甲子薛叔似宣撫京湖

以兵部尚書充湖北京西宣撫使

鄧友龍宣撫兩淮

以御史中丞充

下納粟補官令

戊辰修紹興以後鹽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

禮官改謚從李壁之請也 崇觀後一時大臣多得

美謚若蔡京鄭

原本缺
贈太師華原郡王

案宋史鄭居中徽宗時人
謚文正與蔡京同

時當即
此人也

皆謚文正何棗謚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京

已追貶故奪其謚它則如故秦檜死其館客曹宗臣
為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勲烈冠古
今之語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惡

事既行衛涇諸人在奉常定曰繆狼議上侂冑謂同
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
死乃復還之議者謂壁之所論不為不公惜乎止言
其主和一事而不論其無君此所以得以逢迎用兵

之言也

按此條所紀皆開禧二年事而目內又有
開禧初云云蓋雜引他書未及刊削耳

乙巳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

撫使皇甫斌副之

案倪冑傳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
使皇甫斌副之亦在四年與此異

倪以鎮江都統兼淳以鄂州都統兼斌以江陵副都

統兼

丁丑吳曦納款於金

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

復泗州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五月又復虹縣江州統

領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案陳孝慶

原作孝廣今從後文改正泗虹新

息褒信之復仇胄傳俱在四年

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柄薨

贈太保追封沂王謚靖惠上臨奠輟視朝二日王性
早慧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
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垓早夭
均宗室希瞿子也立為沂王後嘉定初賜名補右監
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傳擇卿監館職
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待近屬甚恩前代所
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
名播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

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
今名

癸未禁邊防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王大節潰軍于蔡州

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攻蔡州不克官軍大潰

是日御筆詔北伐

案侂冑傳降詔趣兵及皇甫斌秦世輔郭倬李汝翼王大節李爽郭倪之

敗鄧友龍蘇師旦之罷卽索之督視江淮吳曦之叛金兵之渡淮暨退師督府之議和皆在四年侂冑之輸家財亦在四年俱誤惟本紀與此同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內批金人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內翼日乃下北伐之詔先是韓侂冑用事久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冑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過關入見言敵

國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
之計倪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守臣施宿
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議遣知院許及
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能行而罷自是襄帥鄭挺淮
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孝伯費士寅心知
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輔湖廣總領傅伯
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正月丙子
出封樞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策士有論宜乘

機以定中原者侂冑大喜用兵之意遂決金人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布薩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水縣弓

手李全焚連水縣

李全即李鐵鎗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

為行軍之計庚子資政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強等再奏庚申侂冑除

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
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郎李壁
為生辰使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
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甲辰趙師異罷戶部尚書以
其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
統制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
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
刺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

案叔似宣諭
之命在乙巳

先命戶

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
紱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
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
午給事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乙巳錢象祖罷參知
政事行諫疏也丁未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徐誼
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弭兵己酉案前三月
己酉係徐邦憲此作徐誼誤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
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調三衙

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淳兼京
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
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人求封為蜀王是日陳孝慶
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四
川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
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冑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
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詔
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

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惟茲
仇敵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
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衣冠遺黎虐視均於草芥骨肉
同姓吞噬劇於豺狼兼別境之侵陵重連年之水旱
流移罔恤盜賊恣行邊陲第謹於周防文牒屢形於
恐脅自處大國如臨小邦迹其不恭姑務容忍曾故
態之弗改謂皇朝之可欺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
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

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兵出
有名師直為壯況志士仁人挺身而竭節而謀臣猛
將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
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聞鼓旗之電舉想怒
氣之飈馳噫齊君復讎上通九世唐宗刷耻卒報百
王矧乎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夙宵是悼涕泗無
從將勉輯於大勲必允資於衆力言乎遠言乎邇孰
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厲執

于之勇武對在天之靈庶幾中興舊業之再光庸示
永世宏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 侂冑將舉
兵先以葉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
喻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適云
適既辭又欲命曾鴻父漸鴻父亦辭遂止 李大異
為諫議甫數日坐論兵事忤韓侂冑除敷文閣待制
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凡大性皆嘗為戶部
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甫為

刑工部架閣文字紹熙初除太學正踰年遷將作監主簿又踰年遷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為夔路轉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遂歷清顯以至侍從為諫官坐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侂冑死朝廷以其論議不變遷雜學士以旌之方是時大性在福唐同日除雜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為罷初大異之為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得行者大異愀然曰今之臺諫州縣五伯耳何足云乎堂上傳呼某人

當杖即持挺以前又傳呼曰放即置之而去客亦為之一噤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久竟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

癸巳以北伐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

皇甫斌敗于唐州

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

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
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
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

是日簡荆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

時為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六月壬子竄王大節

以蔡州之敗也除名袁州安置尋改送封州安置

癸丑李爽敗于壽州

爽以建康都統攻壽州敗績

甲辰鄧友龍罷

案本紀友龍之罷在甲寅

尋奪三官送興化軍居住

命邱宙宣撫兩淮

遷刑部尚書代友龍也

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

官軍殺之詳見今年正月注

丁巳復褒信縣

是日敗郭倬等官

倬與李汝翼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
三官斌尋又奪五官南安軍安置

甲子李奭罷

以壽州之敗也尋奪三官汀州居住再奪三官南雄

州安置

丁卯曲赦泗州

降雜犯死罪囚餘皆除之蠲其租稅三年

是日復壽春府

建康副都統田琳復之

戊辰雅州蠻復寇邊

官軍既殺高吟師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蕃界會有為石棚所壓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權提刑督捕

司簽廳任處厚時在碇門以狀白提刑劉崇之言本
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無首
領焚其無疑崇之未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
歸王鉞亦還始陽土丁深入至白茶平聞官軍已還
匆遽而出既而蕃人掩官軍不備詐携牲醪云來奠
死者及暮縱火焚臨江院兵人之屯者皆死其出奔
者多為所殺文龍州膽勇將苟顯忠聞變率所部拒
之蕃人稍却既而援兵無至者其軍殲焉興元府後

軍準備將張全忠引數千兵繼出賊大至全忠戰死
官軍共失千餘人後軍正將陳堯輔赴節制司白事
還至尼陽聞其一軍盡沒即自及而死王好謙王鉞
皆走退屯多功

去始陽又二十里

蕃人進據大城山距始陽

不數里廬山邊民亦皆驚遁鉞遂入雅州又歸興州
以綿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蕃人晝夜焚掠自碣門
而東凡四十里靡有孑遺好謙命西兵將屈彥招集
土丁屯始陽令碣門土居進士李午山鳴鳳往沙平

招諭又遣人約品蕃夾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兵馬都監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節制癸酉離成都全好謙共議再與之和蕃酋高奴鬼等聽許

戊寅蘇師旦罷

以韓侂胄奏劾與在外宮觀尋又奪三官衡州居住仍籍其家又除名韶州安置以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為犒軍費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欲去之李壁時在翰林一夕侂胄招之飲坐無他賓但以

諸小姬環侍酒酣因及師旦事壁微言其過侂冑甚
然之壁乃悉數其罪勸之斥去侂冑納其言請壁代
己草奏壁請撤局席索水沃面諸姬以紙筆進壁抒
思良久奏牘遂成明日朝退壁坐玉堂遣人伺其事
或報平章奏事畢隨駕入內矣壁聞之且驚且喜少
頃批出師旦與在外宮觀

是月兩淮宣撫邱密至揚州

先是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

僅得四萬密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三衙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

金人封吳曦為蜀王

案曦傳在十二月蓋曦受金詔印實十二月丙寅也

賜以金印

秋七月取和尚原

梁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取之九月壬午復為金所取
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未幾楊輔遺韓
侂胄書言蜀兵驕糧乏財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

未為失計

詔舉才

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各

舉人才二三人

壬午雅州蠻出降

先是蕃人既聽許以六月二十七日打話後數日奴
鬼率其徒二百餘人立降旗於禁門之外全命其子
公炎以素隊與權知礪門寨魏大受往受其降乃復

互市如故其後好謙鉞皆以次受賞焉好謙開封人
故太府卿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兵時邊關之戍凡
二百六十餘皆飛山與州禁兵也

飛山百五十人餘皆川兵

乾道

九年青羌之變制置司益戍榮經者二百五十人

崇慶

府漢綿彭州禁兵

至是又益六百四十四人

諸州軍五百四十四人義勇一

百人通舊為一千一百三十有九雅陋邦也歲輸朝廷

暨諸司者其直猶為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斤

其內郡支移者獨邛州軍衣鹽九萬六千六百餘斤

綿一萬一千三百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而撥隸沉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以二千石贍榮經之戍而移邛州米償之及是益戍計增米四千六百餘石醬菜錢七千六百餘緡轉運司復移邛州米三千石贍之帥臣楊輔又為蠲減員錢之隸帥司者萬三千餘緡郡計稍給矣

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

韓侂冑初平章軍國事嘗與朝士論人才有乏賢之

嘆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沉毅有謀然失之把持鄧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通古知今失之弱蓋季章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為弱也及用兵首命鄧薛宣威兵敗季章乃秉政李壁參知政事以劄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擢守貳四人黎州楊子謨石泉張慥隆慶倅何德固瀘倅張鈞而黜子謨鈞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申之青神宰湯洪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久中眉州學官張

桺李道傳亦與焉而點申之久中二人得旨皆召

案李

壁所薦十二人尚闕
三人名本傳不載

未行仇胄貶壁亦謫申之病遄

死三人皆不敢前制帥楊輔再請於朝然後促召時

慄以衛涇薦道傳以輔薦亦有召察之命洪後為黃

疇若所薦不得召董居誼入蜀將上桺之節守於朝

乞召察德固歷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告老而去

年纔五十四云壁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丁卯誅郭倬

於鎮江府

壬申置御前強勇軍

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賞復泗州功

先是七月辛巳詔復紹興邊郡賞至是舉行

冬十月戊申朔詔舉將帥

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為將帥者二人

辛酉罷瑞慶筵宴

以將帥暴露故

丙子金人渡淮

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遂圍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郭杲援兩淮

命杲領兵駐真州杲時為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巳金人破棗陽軍

有北來韓元靚者

案宋元通鑑作韓元靖

至真州微露和意自

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邱密遣人護送北還令問
端的丙申元靚人還得幅紙乃行省文字密以聞於
朝

甲申命邱密督視江淮軍馬

除簽書樞密院事

開禧用兵鄧友龍薛叔似以宣

撫使抵罪乃外除邱密簽樞督視軍馬密與仇冑不
咸再閱月而免張巖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祠去數

卷九
月吳曦反復命李壁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金攻神馬坡

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統制呂渭孫欲圖友諒友諒格殺之

乙酉趙溥焚樊城

戊子金人圍廬州

副都統制田琳拒退之後八日圍解

癸巳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以金人渡淮故也 乙未避殿減膳

乙未金遊騎渡漢

陳謙宣撫京湖

自湖廣總領除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丙申韓侂冑獻家財

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納

丁酉金攻舊岷州

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

戊戌圍和州

守將周虎拒之

陷信陽軍

辛丑圍襄陽府

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金圍皂郊
不下移屯天水縣

壬寅陷隨州

守臣遁隨州人具香花迎拜金斂兵不殺遂之德安
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

一百萬緡

詔諸路招填禁軍

以待調遣

甲辰金人克真州

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亟具
舟以濟又廩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沒

於金矣

乙巳陷西和州

後八日乃去

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

金兵凡二萬人守將李師尹拒之是日金兵二萬人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

庚戌陷成州

守臣辛樞之遁去三月丁酉金人始去是晚吳曦

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
案本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又退歸魚關皆在十二月已前陷西和州時癸丑即乙巳之後八日也

甲寅攻六合縣

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遇於胥浦橋官軍大敗
倪棄揚州走瓜州渡

督府議和不克

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金軍大畧
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

文等還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冑無意於用兵則師旦等豈敢專擅又言奉命征討不敢自專進止豈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刷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始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從政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壁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儀葛宗喬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倬喪敗而第三書適犯金廟諱金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却其書而還

丁巳金人陷大散關

案吳曦傳大散關之陷亦在十二月前

都統制母思不知所在明日思以單騎至興元程松黜之以總管孫忠銳權都統制

癸亥魏友諒潰軍于花泉

友諒走江陵

丁卯金人攻七方關

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

戊辰吳曦還興州

前二日金人遣吳端持詔印授曦於置口曦遂自置

口歸興州

案置口曦傳作置口

金自淮南退師

淮南金騎漸退濠州尚為所據使一統軍守之

己巳竄郭倪

以邱密奏劾罷倪招撫使尋奪三官責授果州團練使送南康軍安置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

宣撫使副

吳獵宣撫京湖

獵以荆湖北路安撫使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

陵府

復兩浙圍田

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

案吳曦傳在曦還興州之夜

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

有此異

癸酉吳曦稱蜀王

甲戌畢再遇權招撫

以鎮江副都統陞為都統制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
事時諸將用兵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
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
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
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

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乙亥程松遁

自米倉山路出閩州順流以還

陳自強送空頭省劄

開禧用兵有士人以積舉得官者舊用館客至是以
某執政薦遙領郭杲殿前泐江策應軍馬司準備差
遣事畢授從事郎其人復懇執政者以防江月日乞
制祿如殿司屬官例執政者以為僥倖太甚却之其
人屢懇不從乃見韓侂冑愛姬四夫人之父約以計
俸千二百緡即事成當分其半姬父許之翌日堂帖

下版曹如所請或以告執政者執政笑曰某備位廟堂縱事事不與聞省劄亦須押過豈有未經執政官書押而外間已被受之理語未畢其人通謁致謝執政愕然及出則袖省劄而來曰荷相公鈞念已得請矣蓋陳自強大拜後時押空頭省劄以送侂冑須用即填之故一時造命廟堂或不與知此特其細耳此事不得其歲月姑附於此

